

杀人凶手也离奇死了

8

侦探悬疑



儒翁爷 著
古吴轩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一个小男孩寄往福尔摩斯博物馆的三封信引发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。当局介入后久无头绪,这个时候,一位来自中国的“大学化学讲师”行动了。从伦敦追查线索来到重庆鬼城,没想到,在那里迎接他的,是一具穿着红色泳衣、被吊在树上的童尸……英国华人留学家庭的灭门惨案揭开了重庆红衣男孩悬尸索魂的秘密!

上期回顾

我们追赶张老头,但没有追上,回到出事房子的时候,发现有几个人影从房子里跑出来,到了房子里一看,我们发现灶台下有个洞,洞一直延伸到另外一个地方,那里有一个箱子,但里面的东西不见了。我们是中了凶手的调虎离山之计。

翌日,我们轻装上路。买了下午2点20分到张家界的票。至于为什么要去张家界,我完全不知道,就像这一路我开始不知道要去伦敦、朴茨茅斯,后来不知道要去鄱都一样,全由老福说了算。

路上我终于对老福发问:“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,我们偏偏要来张家界?”老福平静地说:“我特地来这里,最主要的是来找一个人。”一路无话,坐了3个小时左右的火车,我们就到了张家界。

下了火车赶汽车,我们马不停蹄地上了一辆前往隶属张家界的桑植县的长途汽车。下了车,天色微暗,老福听见我的肚子又“咕咕”叫开了,说:“先找地方吃饭吧。”吃饱喝足,找了家旅馆好好休息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就租了辆车赶往溧源镇。

刚下车,老福就率先起脚大踏步往西南方向的街道走过去。我很纳闷,咱也是第一次来这地方呀,这一路下来,老福指东指西说走说停的,好像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一样。走了不多远一拐弯,前面赫然出现一片居民区,一栋栋外表面被漆成红色的房屋呈现在眼前。每一幢房子的风格样式都完全一样。3层,红色的墙面黄色的阳台,阳台上各家都选择了种本地较多的太阳花。

老福在原位置站定,开始从左往右数,数到第7栋房子的时候停了下来,转头对我们说:“待会石华扮成水电维修工去敲门,瑞恩躲在门侧,若有意就果断动手,明白了吗?”

“好的。”说完瑞恩去路边就地找了块砖头攥在手上,和我对了对眼神就出发了。老福则独自走向了屋子的后方。站到第7栋房子那扇朱红色的门前,等瑞恩站好位置举起砖头,我便开始准备敲门。

“咚、咚、咚!”手和木门撞击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接下来几秒钟,现

场是死一般的沉寂,我都能听到我心跳的扑通、血液流动的潺潺。我再次举起了手,“咚、咚”地敲了上去。还是和刚才一样,没有任何反应。“啪、啪、啪!”我把半握着的拳改成了巴掌,直接拍了上去,回应我的,只是门身的轻微震颤和丝丝回音。边上的瑞恩放下了一直攥着板砖半举高的手,耸了耸肩一摊手,做了个无奈的表情。我便又一次举起巴掌拍了下去。

“吱!”我的手拍空了,门被往后拉开一条缝!一个戴着毡帽、穿着黑风衣、拄着雨伞的人站在了门前,是老福!我用手捂着胸口,惊魂甫定,正想质问老福怎么回事的时候,老福开腔说:“不要碰屋子里的任何东西,石华给派出所打电话,报警。”

我一头雾水,还是嘟囔着掏出了手机。我边拨号边问:“报警说什么?”

“凶杀。”走在最前面的老福,言简意赅地抛出两个又让我为之一震的字来。

手机的翻盖刚刚合上,我们就已经踏上了二楼大厅的地板,又一幕恐怖的镜头呈现在了我的面前:偌大的客厅中央,横趴着一个人,屁股还坐在地上,上半身则匍匐在了沙发上。他一手捂住喉咙以下胸口以上的部位,另外一只手则呈爪状向前伸着;头侧着,正面向着我们,脸上的肌肉因为疼痛而扭曲到了一起,已经僵硬住了;嘴巴张开着,眼睛也还圆鼓鼓地睁着,直瞪着我们。

桌子上有一个白色的塑料药瓶,盖子是开着的,里面的乳白色药片散落在桌子上、地板上。

老福仰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道:“让你们两个去前面敲门之后,我自己就绕到了房子的后面,如果你们的身份败露了的话,他可能会从后面阳台逃跑——以防万一我打算在那里

堵他。我在后面等了一会儿没见动静,就先沿着附在墙面的蔓藤爬了上来。”说着老福抖了抖他的雨伞,他接着说道,“阳台的门没有锁,我就推门进来了,然后,看到的就是你们现在眼前的这些了。”

老福说:“我爬上来时,看到后墙壁的蔓藤已经有滑磨的痕迹,破损的叶子断口也没有枯黄。而前门有摄像头,显然,凶手也是从后阳台进来,然后在作案后原路逃跑的,并且离开的时间不会很长。”

“老福,那这个死者就是我们此行要找的人么?他到底是谁?我们为什么要找他?”我等老福把话说完,就一下子将这憋了我一路、困扰了我一路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抛了出来。

老福没有作答,指了指对面的墙壁。我放眼过去,墙壁上挂着一些字画和装裱好的奖状,上面书有:“题赠给友人齐万福”、“齐万福同志本年度××××以资鼓励”等字样。

齐万福?他是谁?正说着,又一辆警车呼啸而至,车上匆匆下来几个白大褂。白大褂友好地和我们握了握手,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湖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科的医生林朝晖,这次来张家界公干,刚好在所里,就一起过来了。”

老福说:“林医生你好,那你先上去看看吧,死者死亡时间不久,应该是中毒死亡。”林医生听了马上一皱眉,也没顾得上和我们多寒暄,就带着组员上楼去了。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下来了,林医生径直往我们这儿走过来,他身后的人员则抬着盖着白布的尸体上了救护车。

林医生摘下白手套塞进口袋里,扶了扶眼镜说:“死者死亡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,身上无伤痕,死亡原因应该是药物中毒,其成分我初步认为是氰酸钾——他的嘴里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。其他的细节和具体报告,

需要等尸体送回去做过详细的尸检化验之后才知道。”

果然够专业,老福点了点头,从兜里又掏出一个标本袋来,里面放着屋子后面那种蔓藤的一片残缺的植物叶子,他指着对林医生说:“这个是我从屋子后面依附着墙壁的蔓藤上发现的,上面有一缕线头,应该是凶手从那里逃跑的时候不慎挂上去的,你们可以带回去化验一下。”

回去的时候我们坐在了当地公安派来的那辆副所长的车上。老福从兜里掏出来一张照片。老福把照片递给我和瑞恩,说:“上面的人熟悉吗?”瑞恩先反应过来,说:“中间这个胖子,不就是刚刚楼上的死者齐万福么?”

老福点点头说,“这个人叫齐万福,我在鄱都派出所翻民政户籍资料的时候,得知他早些年回鄱都转过户口,搬迁到张家界这儿来了……那天下午你们在旅馆休息的时候,我又回了趟村子,找一些老村民了解了一下情况。得知那个屋子的地皮,以前是一位叫齐大贵的地主的,后来“文革”的时候,他被打倒了,痛批狠批,批烂批臭。当时他的儿子为了和他划清界限,跑到了外地。最后曾经富贵一时的齐大贵,落得个凄凉惨死、无子嗣送终的下场。”

“而今天的死者齐万福,就是齐大贵的儿子。”说到这儿老福停了下来,从兜里掏出两个标本袋来,一个里面装着一截草叶,一个里面装着一个骨质的牌子。老福指着第一个标本袋说:“飞燕草,这个不用我再讲解了吧,你们也应该都认识了——我从齐万福阳台上的花盆里摘的。这种草本本来就很少有人种,而这一带几乎没有。”

我有点吃惊,说:“难道……难道那个赶尸害人的,就是……就是齐万福?”

黄一平发现自己必须做领导的替罪羊

5

名利场



丁邦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黄一平,常务副市长的贴身秘书,职位不高,却因谄熟官场潜规则,而游走于权力的核心,以至于各位处、局级干部见了他都点头哈腰,百般攀附。市长换届,各方利益斗争愈演愈烈,黑幕缓缓拉开……

关键时刻,一封匿名信激起千层浪。市长情人渐渐浮出水面,工程内幕几近曝光,黄一平又与市长夫人一夜激情。仕途、命运、错爱、家庭,交织倾轧,看中国式秘书如何面对?

上期回顾

副书记张大龙和副市长秦众退出市长选举,冯开岭便成了阳城市长的唯一人选列入考察,展现在冯开岭面前的道路平坦且光明。但这时接连两封举报信让冯开岭陷入被动。

对于突如其来的举报,黄一平忽然慌了手脚。冯市长被人举报的消息,已经在机关大院里传得沸沸扬扬。很多机关干部,原先遇到黄一平时很热情,不少人还主动上来套近乎,现在大多拿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,表现得很有距离与分寸的客气,有的甚至开始在背后指手画脚,说三道四。

回到家里,黄一平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坐下来慢慢回忆、检讨,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,哪些事没办好。

想想冯明达那里的问题,黄一平明白,只要深入调查下去,问题肯定不小。这么多年来,无论是打点省、市领导,还是看望那些离退休的老干部,但凡冯市长送出的钱物,除了城建、交通、规划等几个局里供应一部分之外,其余大部分都是明达集团买单。特别是那些大宗现金支出,无一例外是从冯明达那里提取的。至于钱物的流向,大多是由黄一平与冯明达共同经手。根据秘书行业的规矩,包括冯市长的多次告诫,黄一平从来未写日记,对于帮领导请客送礼之类更是不留一张纸片。可是,自从单独帮冯市长送了几次礼,涉及的又有不少是购物卡或现金,黄一平也就不顾禁忌,悄悄备下一个本子,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做了一个备忘录。有一点黄一平可以放心——凡是经过黄一平之手处理的钱物,要么有冯明达直接参与、监督,要么发票之类的手续一应俱全,应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,他自己并未从中捞得分文好处。可是,那些钱在冯明达那里的支取、销账情况,黄一平就一无所知了。明达集团财务总监王大海,虽然是黄一平姐夫,但他们之间从来就不交流公司财务方面的情况,他也禁止王大海在家里说及。

郑小光的事情有些麻烦。对于郑大公子在阳城狂揽工程,又肆无忌惮地搞些偷工减料之类的鬼名堂,别的人不懂,黄一平可谓清清楚楚。

黄一平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,当汪若虹推开车房门时,里面满屋子烟雾如刚刚发生了一场火灾,烟蒂堆了满满一烟缸。黄一平倚在椅子上昏昏睡醒,上前一摸额头,居然烧得烫手。黄一平就这样忽然病了,发烧到接近四十度,说胡话、做噩梦、出冷汗,嘴上燎起蚕豆大的泡。汪若虹紧急把他送到第一人民医院,不敢说受到什么惊吓,只说是着凉感冒了。仲院长闻讯,亲自指挥人给他输液、打针。

得知黄一平在医院里醒了,冯开岭马上赶到医院专程看望。拉着冯市长宽大肥厚的手,黄一平感觉特别温暖、亲切,心底里滋生出一股力量,病也瞬间好了许多。他有千言万语要对冯市长说,一时不知如何启齿。他说:冯市长,都怪我,是我没有把事情办好,辜负了您对我的殷切期望。可是,嗝噎了半天,却只下来两行眼泪。冯市长赶紧帮他拿来面纸,安慰道:“没关系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说着,又附在他耳边悄悄说:“记住一句老话: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”

黄一平使劲点点头。他知道,冯市长这句话很有深意,只要面前这座大山不倒,那么,包括黄一平在内的小草小苗还愁没有依靠吗?他想,强大的冯市长一定会有办法自保,也一定能战胜目前小小的困难!

当天深夜,冯明达也来了。果然如黄一平猜想的那样。这次事发,是有一笔两百万元的现金支出,当时提取得比较急,事后也没有及时平账。据内部查证,可能是张大龙派系的人收买了公司一名出纳,把情况捅了出去。“要想尽快平息事态,必须赶快把这笔钱认下来,这样对上对下,尤其是对调查组和举报者才有个交待。”看得出,冯明达十分焦急,且有些走投无路。

“那么,我能做点什么呢?”黄一平一听能让冯市长过关,马上来了精

神。冯明达似乎想了好久,也努力了好久,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个处置方案:让公司财务主管,也就是黄一平的姐夫王大海帮助扛一扛,就说是他暂时挪用了这笔钱用于炒股。至于这笔钱目前的着落,冯明达已经早就准备好,随时可以回到公司账上。

黄一平一听,又是一惊:“挪用两百万,可是要坐牢的呀,不行不行!”冯明达当然明白黄一平的心理活动,安慰黄一平说:“已经预先和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都打过招呼,像这种挪用时间不长的案子,只要马上把钱还到账上,就不会真的判实刑,最多缓刑,很有可能是国家公职人员,司法部门一般不会抓住不放。”

看着冯明达近乎哀求的眼神,黄一平愣住了。当初王大海下岗,是冯市长出面安排到明达集团,冯明达不仅痛快接受下来,直接放到财务部这个企业的要害部门,而且很快就提拔他做了财务主管,拿着令人眼红的高薪。王大海在明达集团这几年,姐姐一家原本清贫的境况迅速改善,买房购车,小孩读的是收费不菲的自费学校,全家很快便步入了小康水平。当初人家那么慷慨,现在有了难处,何况,冯明达的难处其实就是冯市长的难处,冯市长的难处岂不也是我的难处?此时,我黄一平不出手谁出手?我的姐夫不担当哪个担当?

“如果王大海承担了,真的不会坐牢?”黄一平再次追问。“这个你绝对放心,我冯明达不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。而且,事情过去之后,我还会想法让他回来,坐原来的位置。”冯明达承诺。

黄一平放心了。他当即和姐姐、姐夫通了电话,没费多少劲,就做通了他们的工作。姐姐最后在电话里哽咽着对他说:“弟弟啊,你放心养病吧,只要是为了你的前途,让姐姐和

姐夫做什么都行,就是真坐牢也没关系!”听到这话,黄一平的眼泪“唰”的一下就下来了。他明白,从小到大,姐姐对他一直非常疼爱,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先给他。现在,这么大的事情让姐姐和姐夫承担,他也有些于心不忍啊!

送走冯明达不一会儿,郑小光也从省城打来电话。由于有了刚才冯明达的铺垫,黄一平已经做好思想准备。郑小光在电话里告诉黄一平,他那边的情况也已经有了眉目。结果认定,城建局副局长王大富、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等人,身为工程行政负责人,多次和郑小光一起吃饭、桑拿、唱歌,也收了一些钱物,行为极不检点,建议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。“现在,有个事情必须请老兄你吃点辛苦,承担一下。”郑小光在电话那边说得相当理直气壮。

“什么事?你说吧。”黄一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等待宰杀的小鸡,伸头缩头反正都难免一刀,不如干脆拿出从容状。

“王大富、何忠来他们在接受调查组询问时,都反映了一个相同的细节,每次我来和他们谈工程、要款子、改合同,事先都是由你出面联系,约请吃饭、洗澡、唱歌。言外之意很明确,没有你黄大秘书的牵线搭桥,我郑小光没这么大面子,他们也没这么大胆量。因此,问题的症结自然就落到你的头上。”郑小光的话,早在黄一平预料中。

“可是——”黄一平犹豫了一下,还是想有所说明。

“这个事情,绝对不能让冯哥沾边儿。”郑小光并不等黄一平把话说出来。“如果说这些事情冯哥事先事后都知道,或者你黄大秘书出场是得到冯哥的授意、许可,等等,你想想那将是什么后果?而这,正是那些敌对者所企求、盼望的呀!”

听到这里,黄一平彻底傻了。